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王制

盧氏植曰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按篇內獄成告於正正者漢官也又云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今者漢制也則盧氏之言信矣當漢之初秦禁初弛六籍未出尙書周禮孟子之書學者或僅有聞者而不能盡舉其全文帝慕古王者經世之典湮沒無考故令博士諸生以所憶習輯而成篇其於虞夏商周宰制天下之大法亦略具矣其閒參差不齊異同互出

蓋不純乎一代之制又不專乎一家之言則時有出入亦其所不免也自今觀之有若駁而未純而當文獻不足之時節取以記四代之良法傳先聖之精意功亦偉焉至其孰爲周制孰爲夏殷之禮固有難於縷析者讀者達其意而闕之不亦可乎程子曰其事固有不可一一追復蓋至論也凡三十五章

王者之制祿爵

王者通三王而言制裁定而立爲式也祿之爲言錄也錄其功而賦之田與粟也爵酒器容一升曰爵先王祀於大廟因行酬爵而授之命故謂之爵先言祿後言爵者

在其位則食其祿年必五十而後賜爵也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此言王者之制爵也先言爵而後言祿此以祿視爵者言之也諸侯之上大夫即卿也無中大夫者諸侯之上大夫視天子之中大夫也不言天子之卿大夫士者於後見之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下四節皆言王者之制祿也田兼公田私田而言公

田上所入私田以養公田故皆繫之君之祿田爲方開方也其積實之數見後章不能不足也合會也謂與朝貢之事也附於諸侯者以其貢賦裨益附近之大國而佐之受事也庸功也謂效職貢之功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田者皆專以公田言之食其祿而不有其土也若視公侯者公侯提封萬井公田百萬畝則其祿亦百萬畝也餘放此元士上士附庸大小無恆此之田視附庸者以降殺差之其方三十里與中大夫下大夫中士下

士祿必有差而此不言者略文此節言天子卿大夫士之祿制而制爵之等亦見矣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扶運反食祥吏反差初宜反

制謂授田之制農田一夫之田百畝除一易再易而計其歲所實入也分所收粟之等也一人之食以中歲爲率月食三鬴歲三十六鬴鬴六斗四升凡二百三十斗四升古之量器所容者約大約抵今官斛八十斗有奇食九人者三百二十四鬴餘放此算之庶人在官者府

史胥徒工賈奄奚之屬其署有尊卑局有閒宂因以制其差也凡此皆公田所入公家斂之以歲月頒之而不分以田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〻

諸侯之下士亦受祿而不分田故孟子曰惟士無田謂下士也此惟諸侯之下士則然若天子之下士其祿厚皆有祿田矣其諸侯之庶人在官者則同於天子其中士以上則分田以爲祿倍下士授公田二百畝爲養公

田者十六家也餘放此卿卽上大夫四大夫者四下大夫也大夫以下祿不以國小而減者所入少不可再減也

右第一章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丁浪反

此承上章制爵而言諸侯之卿大夫衣服喪祭之制及見於天子使於鄰國而待之之禮當猶如也言其序立之處勞燕賜贈之飾相如也前章言諸侯之上大夫卿

者謂諸侯之卿卽上大夫又言下大夫者言諸侯之大夫皆下大夫自受命於王而言也此章復於卿分上下之等而大夫又有上下之異就其國之分職而言也凡此類皆雜引成文不相爲通讀者不必泥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有謂備介數也數禮數上上士三分三分之一也謂相去二等惟上士爲受命則待之有恆禮中士下士不命或使備末介則各減於其上士之數凡三分而得一也中士下士均爲不命之微者雖制祿分職有中下之異而待之同惟上士爲殊耳

右第二章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中國三面接海而云四海者據居延爲西海屏大之辭也九州揚荆豫青兗雝幽冀并也八州以爲侯國王畿當其一方者以方田之實言之四方各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爲方一里者百萬也每一州不必皆齊截如數但得提封百萬井即名爲方千里矣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有于救反閒戶覸反下並同

此言畿外八州侯封之制也百里之國提封萬井三十
國去田三十萬井七十里之國提封四千九百井六十
國去田二十九萬四千井五十里之國提封二千五百
井百二十國去田三十萬井合計二百一十國去田八
十九萬四千井餘一十萬六千井所謂其餘也名山大
澤不入田數下與民共之上以時入其財用於天子之
玉府閒田空閒之以待慶賜也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合
得千六百八十國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

祿士以為閒田盼布還反
方百里之國三公視侯者也七十里卿視伯者也五十里大夫視子男者也方百里之國九去田九萬井方七十里之國二十一去田一十萬二千九百井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去田十五萬七千五百井共去田三十五萬四百井餘田六十四萬九千六百井下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而此公之國九卿之國二十一大夫之國六十三者皆為有致仕者及其子之世祿也以此推世祿之法漸卽於減不然則又不但於此而已變封言盼者內諸侯食侯國之祿而不嗣其社稷也祿士之法

視附庸自五十里以下多少不等大約八十一而三倍之恆有二百四十三士之祿田也閒田所以待王子弟之封者縣內提封百萬井去其中之百里萬井以其官餘九十九萬井皆吩祿之地恆留有餘以節宣之又其餘則所謂以爲御者是已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與羊
御反

千七百七十三國據周初千八百國而言之然則所謂千八百國者封域大小因難畫一記者據擬爲一定之制恐當時固不能然朱子所謂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

截然可方之理是已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其九容反

官諸侯百官之儲待文書御天子冠昏喪祭燕好服食之屬也百里之內不以肦租稅所入以待諸侯治官府千里之內內諸侯之職貢及閒田之入以供宗廟及上所用也

右第三章　此章承上制祿而言王者分土建國之制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

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長丁丈反帥所類反

方伯卽八伯也東西南北四隅各以方立州故曰方伯卒猶卒伍之卒謂相聚而為伍也各以其屬者卒其卒連屬之侯邦也老上公分天下為左右據周公召公分陝而言其後沿革不定記者亦大略言之爾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者畿內地為王出田稅供車乘者也采三千里之內諸侯之國采事也謂服王事也流在采外四裔之地流蔡之域也此與尚書及周禮職方事不合記者傳聞之

異約略記之爾

右第四章　此章推廣制爵之義而記王者建伯以統諸侯之制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三公太師太保太傅與王坐而論道者也九卿少師少保少傅與六官之長也元士上士方氏據周禮太宰之屬推之中士倍元士下士倍中士則中士當百六十二下士當三百二十四其說近是然自公卿以下因事立職因材命官固無執一之禮記者亦言其大略爾又按周禮司徒之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

人是別有三公六卿然皆以致仕之公卿爲之專司德教不與政事不在此建官之數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三卿者兼六官之職命於天子者三命賜位位必制於天子也命於其君者再命一命未得賜位諸侯自授之以職而賜之以服不言中士下士者中下士不命不得爲爵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上格暫反下古銜反

監督察之也其制若今撫按官巡察司道去留更代不恆任也監於方伯之國者居方伯國中督察一州諸侯國三人方伯國八凡二十四人也上言天子之大夫二十七人此為監者已二十四人前後不合凡此類皆雜而不純者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承制爵而備記王國及侯邦班爵之制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祿者生則食其地而不就其邑以建國君民沒則祿其子以元士之祿也嗣繼世也內諸侯選賢與能以共天職外諸侯則以先世之元德顯功及王之懿親推尊親之義世君其國以定民志所謂仁義並行而不悖也

右第六章　此章承制祿而言內外建侯之典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卷與袞同古本反

一命謂加一命也三公八命加一命則九命而服袞矣袞之服九章冕十有二旒與天子之上服同所不及天子者無大裘冕而已若有加則賜者卽指上而言其非常也命極於九三公與王者之後皆止於此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
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次國侯伯小國子男大國謂公國也不言次國之卿者
略文次國之卿再命視大國之下卿也下大夫對卿而
言卿即上大夫也凡命之多寡宮室衣服車器禮儀各
如其數言不過者命皆以次而受雖爲諸侯終喪入見
以士服見不畢命之待其歲時來朝功德可錄而後加
之命要其終竟不踰九七五之數也葢有公而不九命
侯伯而不七命子男而不五命卿而不三命者矣所爲
馭爵以勸天下之賢也再命不言不過命之爲卿則已

再命也

右第七章　此章承制爵而言授命之制上七章皆記王者班爵授祿之制葢宰制天下之大端而下章以下記選賢能取刑賞行典禮之制皆本此以緣飾之三代之大法所異於後世者莫如封建封建既定而文質經緯壹皆與之相準而立故記者首述之於篇端而餘皆次焉則古今之同異可考而得失之原可悉推矣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官制其祿爵也民人也論者考其德行道藝也詳見第

二十三章辨分別其賢否也使者授之官職任事謂克任其事位卽爵也祿因爵制故位定然後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朝直遙反

士謂在廷之士市者衆人所聚也善者君子所同好惡者小人所同惡必於其所聚示無私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畜敕六反屏必郢反政諸盈反

畜者畜爲臣僕養者養爲廝役政與征同授之役也弗故猶言無故人之生也必有效於君長而受征役以盡分義今既不數之於凡民之列則雖生而亦無謂矣此

承上文刑人於市而言既與眾共棄則一棄而不復收蓋刑人雖不必致之死而實不比數之生人之列是以王者必公慎行法而不敢以私斷也舊說此爲夏殷之制周則有門關內圄積之守未知是否然引而進之則有宦寺竊逆之禍推而遠之不問其所之則又有累於好生之仁而羣亡賴之無歸抑將聚匿山谷以爲寇竊兩者之患正相爲均此肉刑之獘聖人固有待於後王之改革漢文帝除肉刑而易之以笞杖韙矣或欲復之不亦愚乎

右第八章　此章承上制祿爵而言王者所以善其刑

實之用惟公與愼而已矣上七章之制體也此章所言用也體立而後用行亦惟用之行而體非虛立也自第九章以下備記王者馭諸侯齊萬民之大用皆封建之所以可行而久安長治之本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必二反朝直遙反

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其貢享之重輕與王者勞賜之禮亦差焉朝述職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守舒救反下同

巡周行省覲也守者諸侯之所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大他蓋反賈居訝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匹亦反

歲嘗巡守之歲也二月夏正建卯之月岱宗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府謂之宗者五嶽之長也柴燔柴祭天以告至望祀山川者望其方之名山大川遥祭之也覲見也諸侯其方之諸侯百年百歲者就見就其居而見之也陳采而觀之也市司市納賈以物價之貴賤告也民所好者則貴所惡者則賤質樸則貴用物邪侈則貴靡物

故於賈而知民之好惡也詩言志賈從好志淫好辟於詩與賈見之王者省知當有以易之也典禮諸侯之宗伯時者十二中之序月者朔望之準考時之中月之朔日可得而定矣同陰律律陽律制者宮室車器華樸之式度其大小長短高卑之則也衣服上下吉凶之別正者革七者之差忒而一如先王之法也此一節記巡守而修典禮飭政教之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

地進律
神天神祇地祇諸侯所祀之天神則風雨寒暑星辰之屬也不舉廢其祀也不能敬神則不能君國故削不順謂不能孝順以修祀事本德旣虧故絀爵變易禮樂自賢智以干王度故廢其君而流之故革制度衣服則是僭行王事以疑民畔天子故罪尤重而討戮之功謂爲民捍災德施仁惠也律法也謂命數車服儀章之差等也此一節記巡守而飭刑賞正諸侯之事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

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假古伯反

五月八月十有一月皆以夏正言南嶽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華州或曰周以豐昌之吳嶽爲西嶽未知是否北嶽恆山在北直隸曲陽縣如其禮者自柴望至賞罰諸侯事皆同也祖太祖以及羣廟假告至也特特牛不具羊豕者非正祭也每廟一牛七廟凡七牛矣

右第九章　此章記述職巡守之制大率以尚書爲本而與周禮不同然一歲四巡三時而徧天下古者吉行五十里乃四嶽相去或三千里而遙行程不給況可得

而行典禮修政教乎凡此類通其義不必泥其文可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將出者有吉行之事也類宜造皆祭名類者以事類告也宜者奠安之之意造行也謂告行也諸侯不得祭上帝社卽地祀也出必祭告於所尊親者示不敢專且或踰時乃返祭爲之廢必先告以避不祀之愆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朝直遥反

無事者非述職之常期相見者來朝而天子見之也一

齊也德教也尊遵也禮剏德教雖有常典而或時需變通諸侯不敢自擅損益則朝焉而請正於天子受命而遵行之蓋諸侯稟法一王而天子謀周四海上下合同而治道隆矣

右第十章　此上二章記巡守述職之制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此謂始封而賜也諸侯侯也將者使者執以致命而國君親拜受之也其餘器有司奉而陳列之柷狀如漆桶中有椎樂將作先戛之以節一曲之始其用大鼗小鼓長柄有耳搖之耳還自擊以節一唱之終其用小故因

以爲將命尊卑之差記此者以明諸侯之樂必賜自天子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弓矢形弓旅矢鈇鐵砧鉞大斧古者戮人承以砧而以斧斬之殺謂得殺其大夫以下圭瓚大圭有瓚其柄爲圭上出瓚槃大容五升口徑八寸以盛鬱鬯而祼者也爲造也謂釀秬黍酒以鬱和之也未賜圭瓚則用璋瓚資求而給也祭則天子給之以鬯自不敢造也弓矢鈇鉞有功則賜圭瓚有德則賜非恆賜也及所賜之君而

止子孫不敢褻用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此亦謂始封而賜其後承之也諸侯之世子以下八歲而入小學故學在公宮東南以息幼也十五而入大學則學在郊以遊其志也未命之教者欲學則就天子之學郊因國之小大爲近遠百里之國二十里內爲郊七十里之國九里內爲郊五十里之國三里內爲郊

右第十一章 此章記天子賜諸侯之制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辟必益反

辟廱頖宮周天子及魯侯班政教之宮引水環之卽所謂澤宮者是也饗射設樂及戎祀涖誓則於是辟廱也頖本作泮廱泮皆水名辟廱引廱水環宮圓如璧也頖宮者泮水環宮也惟周與魯之澤宮爲有是名夏殷及周之列國各有澤宮而名不同今無考禮記者槩以天子諸侯言之漢人傳聞之誤也澤宮爲涖誓之所師出愷旋始終於是記此者以爲下文受成獻馘張本舊本與上章連合者誤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句於學以訊馘告

類宜造皆與吉行同特所告者異爾禡祭始爲軍法者所征之地向其所往征之方而祭也受命於祖載祧主以行而每事必告也受成即泮誓之謂成克也戒以必克也釋奠以牲幣祭告於社及祖禰學即辟廱其言學者漢人因明堂位之文而誤也生獲曰訊謂因執而訊鞫之殺而馘其耳以爲功曰馘告獻也諸侯出師之禮蓋略與此同特不類於上帝耳

右第十二章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古寒反

事謂喪疾兵凶三田者因三事而田或曰夏不田亦通
乾豆爲臡醢以供祭祀之豆實用上殺中心死速者也
賓客之豆用中殺射中髀骼死差遲者也君庖之豆用
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者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戎祀國之大事不田則廢其事爲不敬矣禮者常時常
所非其時地蹂稼穡盡胎殼爲虐而已天物者凡物之
生皆天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不合圍者虛其一面不掩羣者不襲取其羣聚而合撲

之也天子之田徒衆盛可以合圍諸侯之徒衆可以掩羣故戒之大夫以下不必戒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當作緌而追反

殺謂殺已竟也下仆也綏旗也天子方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而車徒合圍殺竟則仆其綏而車徒解惟驅逆之車待大夫耳此言諸侯者謂縣內諸侯及來朝之君佐天子田者也天子殺已諸侯乃發諸侯殺已大夫乃發大夫殺已則庶人皆獵於時佐車止聽庶人之逐獲無爲驅之者矣庶人大司徒所致之衆庶所謂

惟田竭作者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獺捕魚獸似狸祭噬殺陳列之如祭也按月令及孝經緯獺祭魚凡二一在孟春一在孟冬此以孟冬言也虞入澤虞澤梁者就澤為梁栫以遮魚而取之豺似狗高而癯豺祭獸當夏正九月末田獵聽庶人之田獵也鳩爽鳩自其殺則謂之鷹自其不殺則謂之鳩其實一也鳩化鷹當夏正八月尉取鳥網羅有柄罟也零落零星凋墜也入山林為伐木也昆蟲裸蟲螘蚓之屬火田縱

火焚萊以治田也上天生殺之機物無心而效其化故王者於此候之以肖天心而順物理因以禁民而爲之制也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夭烏老反覆如字芳服反

獸子曰麛不麛不卵者不取之也古者秋而食卵雛畜禽必待秋不堪乳而始食之況野禽乎殺胎謂殺有胎之獸殀斷殺之夭烏雛也覆傾敗之也凡此皆以禁庶民之暴殄者然非徒禁之而已矣王者仁孚四海百姓皆興於慈愛則不待禁而自不忍特爲申明之而已魯恭之化且及童子而況王者之德乎若其不然雖力爲

之禁祇以擾民而民不從知此則知王制之行皆必本
以三王之德非襲取文具者之所可學也

右第十三章　此上二章記天子諸侯師田之制前三
章賓禮也此二章軍禮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冢宰太宰制國用者謂立國之始制為經費周禮所謂
以九式均節財用是已歲杪周正十二月為夏正孟冬
五穀畢斂矣入納賦租於公也用地小大者五等侯國
地有三等皆天子冢宰頒之以式使世用之也視年之

豐耗者酌豐與耗而折中之也三十年之通者三十年
則有十年之積歲閏則用浮以一年加之實爲九年之
積因其積補其耗財有恆而用可定斯爲量入以爲出
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喪用三年之仂

祭謂宗廟之祭仂十之一也數者國用之數用之式九
通賓客羞服而下用其八而祭用其一也紼殯車之繂
天子諸侯之所設也越紼行事謂既殯則祭行攝主代
祭也喪之不祭以死者於先祖爲一體存沒同哀而廢

吉天地社稷尊而不親不廢吉也宗廟之祭不行則每歲而餘一仂卽以此爲喪費不祭在後而喪費在前預用其三年之仂者亦因有餘之積移用之不祭則因以補之也喪費卽用不祭之財而不制爲經費者以事非常不宜預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暴忍也麤也浩汏也祭不以豐凶爲奢儉喪用其三年之資亦可知已國或大凶他用當從撙節而喪祭不可增損人君以一國奉其親不得視士庶之稱有無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

急迫也非其國謂將亡也此以國之積言立國三十年府庫倉廩當恆餘九年之用凶歲移用而豐年隨補之以有餘待不足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此言民之積也王者制民之用禁其淫侈而又爲補助之故百畝之入三年而恆餘其一以待水旱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舉者天子朝食陳十二鼎九俎饌之盛者也樂所以侑

也民樂而君乃得其樂矣

右第十四章　此章記財用之制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尊者尊親之情隆而得伸其物必備赴會者遠故其期舒卑者情不得伸而物簡赴會者近故其期促殯之能待七日五日者古之立國多在北方地氣高寒且用冰也士庶人得與大夫同者期已迫不容再降違人子之情也大夫除死日月士則連死日月而數之庶人無恆期有財則可以三月而葬若殯則必三日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謂父母之喪也達者達於庶人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縣古涓反封與窆同彼驗反爲于僞反不封之封如字

縣窆者不爲羨道當穴上以繩縣而下之也不爲雨止者士以上皆有避雨之次春秋傳雨不克葬日中乃克葬庶人無次雖雨葬也封兆域也樹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槐庶人無之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貳閒也謂以他事閒之也天子諸侯各聽於冢宰大夫

士公事致於君私事廢庶人不從征役冠昏不行喪大記云大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謂食采有家國有政役令其家宰應之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死者爲大夫子雖士得用大夫喪禮大夫之父爲士而死猶用士禮殯葬服虞皆然所以正死者之終也祭則以伸人子之情故從生者耳

支子不祭

義見曲禮

右第十五章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他蓋反

七廟以劉歆王肅之說爲正自禰而上凡祭六世其周文武世室殷之三宗魯之魯公武公不在七五之數非常制也三昭三穆以漸而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朱子所謂昭者祔穆者不遷穆者祔昭者不動是已天子大祖始受命之君於周則后稷也諸侯之大祖始封之君也惟三恪之後則以始有天下者爲大祖始封之君亦從昭穆而遷也大夫兼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稱大夫之

有大祖周之季世大夫世官僭立其始爲大夫者如魯季友仲遂之類非古制也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於禮爲正士舊說爲諸侯之上士中士亦據祭法適士二廟而言然下士無祿田不祭則祭法所謂官師者亦中士非下士也庶人薦而不祭言祭者記者之誤寢適寢也

右第十六章　此章記宗廟之制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四者所謂時享也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薄也禘第也

物次第成而以祭也嘗試新也烝衆也物備而衆多也

按禘在周爲殷祭而周禮言春祠夏礿郊特牲又言春禘所傳不一當以周禮爲正天子諸侯時享之名雖同而鼎俎灌獻禮各有別要以異於大夫以下之饋食故竝舉之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祭天郊也祭地社也變社言地者因天而類言之耳尊者統下卑者不得踰上天子兼祭社稷五祀諸侯兼祭五祀舉其重者以殊之也五祀戶竈中霤門行祭法大夫祭三祀又有七祀五祀與此篇及月令異似當以此

爲正天地天下之祀也社稷一國之祀也五祀一家之祀也爲之主者斯祀之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名山嶽也大川瀆也五嶽前章四嶽及登封縣之嵩山也四瀆江淮河濟瀆之爲言獨也謂不因餘水而自達於海也周定王以前河水北流納漳以入海故濟淮爲瀆今則河北合濟而南合淮四海之內惟江河二瀆而已視者牢鼎灌獻猶饗公侯之禮視諸侯者視執信圭之侯也在謂發源及經過之地封內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國者因其國之故墟以爲都也若魯因炎帝之墟齊因爽鳩氏之墟之類地謂畿封之內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與特同徒得反

特者就各廟而祭也祫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大祖之廟也祫有二有殷祭之祫毀廟之主亦與焉此則時享之祫不及毀廟也礿之禮薄故犆夏秋冬物備則祫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此謂諸侯之助祭於天子也縣內之侯與諸侯之來覲而西王都者不使更歷二祭蓋王臣衆而廟中之執事

有限且入助祭則或自廢其祭欲合恩禮勞逸之均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一犆一祫謂間歲而一祫殺於天子其三時之祭則同

天子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他蓋反　少詩照反）

皆者謂天子之王社大社諸侯之侯社國社一也四社

皆合祀稷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祭大夫少牢士特牲無田謂失位而奪祿田也薦者與

而一獻無尸賓不殺不告利成與庶人同也自天子以下皆祭薦兼舉大夫士無田則廢祭薦不廢也卵雞卵豚豕類之小者三時之薦皆以穀爲主春獨以韮者新穀無登者已薦之餘雖設之而非薦之所尚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凡祭祀之牛皆用牷牛今黃牛也繭栗角初出如小繭或如栗也握者盈四指中一握也賓客牢餼之牛也小者馴美大者豐肥其用異

右第十七章　此章記祭祀之制與他篇互有同異周衰禮廢學者各有所傳不相會通惟精義以察之則得

失可考不在區區辨難之閒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故謂賓祭珍美食也謂燔炙餌餈之類不食者不具備以供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庶羞以供賓食者牲祭牲若牲少牢則無牛羞牲特牲則羊豕之羞不兼也燕衣燕居之服不踰祭服謂絲枲升數之等寢適寢不踰廟者高廣華美不過也盡敬竭力以奉其先則不期於儉而自不敢侈而惟儉於自奉

則可專力以盡其仁孝而志無所分兩者交相成之道故曰儉德之共也

右第十八章　此章記食用之制以足上章之意而惟儉則可以取民有制又以引起下章之義王者之制所爲一致而盡善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古者周以前之制藉助也廛而不稅者賦其廛肆而不稅其貨麓山足澤陂藪以時入者禁民暴取令得長養不禁不擅之於公家也夫餘夫圭田大夫士之祭田無

征無力役之征也不過三日歉歲減於三日矣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余六反請七政反

田各受於公不得私粥墓地皆公家所頒墓大夫掌之以合族序昭穆而葬不外請乞皆所以抑兼并遏遷徙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度地之度大各反沮將慮反量品張反

執猶以也度丈尺弓步也度地居民謂度其民居之地也水草所聚曰沮大水所瀦曰澤時者記其晷刻之長短寒暑之節候也量地遠近度所興作之處與役民所

居相去之程也此承上文用民力而言民旣有恆居死徙不出其鄉而役以均矣及乎將欲興建力役之事而任民使盡其力必丈記道里定民居之遠近山川沮澤跋涉險阻之有無因其日晷之長短暑雨就道之難易以定趨事赴功之程期爲調發之早遲則民無愆期之懼而從容預事抑因近就役而不迂迴徙勞其體民周悉而重用之如此則民不待督迫而自勸矣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之食之食 餇吏反

食謂在役而官給以粻也課程從輕授粻從厚所謂勞而不怨也

右第十九章　此章記賦役之制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煖況袁反俗音乃管反者誤濕本溼字之誤今本皆相承用姑從之異齊之齊才細反和胡卧反

居處置也材者情才之所堪用以遵道而從教者也寒煖天氣之殊燥濕地氣之異兩山之閒曰谷制形模也俗習所成也性相近習相遠因以成乎俗之異也齊調和也異齊者謂所以調和其剛柔輕重遲速必從其偏而正之道不同也器釜甑簞豆之類械農器戎器衣服

之制異宜者裘葛各從其便也教倫紀政禁令也民因所生之異地浸漸成俗不可卒革而俗宜之中原有可因以復性之理創此而政教固已行焉則調其不齊而齊之要使彝倫典禮無所窒而不行而剛柔輕重遲速無非可與適道之材矣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推吐雷反被如字皮義反衣於旣反

性謂形氣之化質也書曰習與性成被髮髮辮下垂覆
背若被帶也文身刺肌爲文雕刻涅之題額也交趾謂
生不躡履足趾侈張立則兩趾相交也不火食者啖生
果蓏不粒食者五穀不生獵獸而食也承上文民俗之
異而廣言之同爲人類而其殊異有如此者隨其所居
卽自謂安隨其所食卽自謂和隨其所服卽自謂宜畋
漁耕采各利其用刳木鑄金各備其器固不可強而同
之而王者用夏變夷之微權不急革之而抑不終棄之
則亦有道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寄寓也謂寓意而通也象因所指之形象而知其語也狄鞮知也譯釋也四者翻譯夷語之官王者設之以通四夷之語者也言語不通而可通者志嗜欲不同而可通者欲譯其言達其志而欲可知矣先王於四夷之習雖不能強同而達其志欲則所以引其慕義而懲其不恪者皆可漸次誘之以安土而嚮化矣此德教之所以施及蠻貊也

右第二十章　此章言人性習相成材質不齊而教不易施之理以起下十章王者敷文教一風俗之意蓋王

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語其本末則教本也政末也語其先後則政立而後教可施焉故自第十九章以上言政之事而此章以下至第三十章言教之事王政本末先後之敷施亦可見矣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量呂張反度大雒反

居民謂制其宅地邑都邑民居田野之居也量者酌田賦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立都邑度者相山川原隰之便與阡陌遠近之則以立村落也地足以供邑邑足以治地民居足以服田聚散多寡三者相稱則各得矣蓋

習俗之[漓]澆至於不可推移皆始於所居之異故王者

必於是而謹之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

上然後興學 樂盧各反

事力征之事功農功上官長興立也地與居相得則無

曠土矣邑與地相得則無游民矣而又制其食用之節

不奪其農之時使得厚其生則民安土無求守先疇而

生其忠愛然後農愨士秀風俗美而學校可興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此承上章而記王者分地居民之制

以明政教相因之理起下章教民選士之意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相吏反篇內並同

節儉制也性以氣質習俗之所成者言之與前章皆有性也之性同德者愛敬之實得之於天而喻於心之謂興動其固有之良也淫意欲之妄動者也一道德者正大經以遏異端也俗習也上尊用之簡擇取而斥之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所顯此立教之目也養老恤孤上所躬行以化民於仁厚而爲立教之本也上賢簡不肖則以賞罰輔教而行者也大司徒修明之而鄉師

樂正舉行之三代之德教備矣自此以下至第三十章皆以申明此章之意而此其綱也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目言教民之制為下八章之綱領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帥所律反下同朝直遙反與羊洳反

鄉鄉大夫耆老鄉中致仕者朝會也庠鄉學元日吉日射鄉射功能也謂內正外直比禮比樂之能也鄉鄉飲酒也司徒之教頒於鄉及郊遂皆設學以教其子弟而施其黜陟以鄉為其大者故舉鄉以該郊遂也帥教者

拔其尤以爲秀士其次則更使之學惟尤不肖者則以名聞於司徒然猶未遽斥徙而當飲射之日進俊士以與執事司徒親涖其事以崇重之所以風示誘勸而冀其改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王畿之內近都城之地置六鄉以都城居中而言分三鄉爲左三鄉爲右皆有庠其外爲遠郊自遠郊達於界爲遂皆有序移之者遠其淫朋新其教習以冀其變也

移之郊遂則漸遠之示將斥徙警令媿懼矣如初禮升

俊士於飲射以風示之也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屏必郢反下同

屏者斥逐之於學外遠方邊徼之地不齒編爲民不得

與士齒也此上三節記簡不肖以糾惡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論盧昆反選須絹反造在到反下並同

論品列之也俊大也選擇也學太學鄉之征者力役之

政司徒之征師田之賦也造成就之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此太學之以教其秀士者也樂正大司樂也術道也四術即詩書禮樂四教經各有師肆各有地也順因也因先王之道無所增損附會也禮樂須執其事而習演之極寒盛暑易生厭倦故須春秋中和之候誦詩讀書則不避寒暑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他蓋反　適丁歷反）

王子王之庶子羣后三公及縣內諸侯凡諸胄子皆不

繇鄉論夙入大學而司徒所升之秀士因升學而得與同列執經觀禮之際不計貴賤而皆以齒序所以崇之者至矣羣后以下庶子不與者其亦待司徒之論升而與俊選同與此上三節記上賢崇德之制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胥私呂反棘蒲墨反

出學者教以九年爲大成士則升於司馬王公之子則適者暂而庶者升也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觵撻大胥掌

學士之版小樂正樂師也掌國學之政皆分教士而大司樂總其成者也公卿入學王視學皆行飲射之禮以尊者涖之彌使之知敬畏也變則酉學以俟後九年而升之不變者則屏斥之棘與僰同西方夷名寄東夷也鄉學之不帥教者屏之境外而未投之四裔國學之不帥教者則流放之而不與同中國其立法爲尤嚴者蓋其人能免於鄉學之屏而徼司徒之升則非其材不足與爲善而飾非行僞以詭售選舉至於太學謹嚴之地然後姦窮而慝見則其惡尤甚而懲之也不得不嚴矣

此節終記簡不肖以絀惡之制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論論定之論盧困反

辨論官材辨其材與官之各稱也古者論官之法掌於司馬而不領於冢宰蓋以冢宰統五官之治而司馬之職進賢任功以作邦國爲其專守後世冢宰之權輕而分選舉以屬之所繇與古異矣三代之制雖世胄之子夙入太學而不繇鄉舉然入學以後與鄉舉之士論賢雜進所謂親親尊賢仁義並行而不悖也其後學校不與一惟世祿之子是任是使教之不素辨之不審官邪

政移爲天下盡極重而反激爲游士立談取位之習而
邪說詖行家異戶殊乃知學校之法一道德以同俗其
義深矣此一節終記上賢以崇德之制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不仕錮令不仕也論之已審當官而尤嚴之所以勸善
而沮惡者至矣此節備記簡不肖之制
右第二十三章　自此以下八章皆以申明上章之旨
而此章備記上賢簡不肖之制以是爲立教之大用而
王者所藉以轉移天下者必此爲先焉或曰賢者之好
修非以邀榮而避罪也待賞罰以勸沮將無菲薄天下

之士而導之於功名之塗與有志之士脫屣而去之矣曰非也賢者之不以寵辱爲心謂不枉其道也若夫貴賤之殊天之所秩也故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而易稱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當有道之世而貧且賤焉亦君子之恥矣後世道之不明嚴光周黨魏野林逋之流生值盛世而視爵祿如草芥人君顧尊獎之以示天下不已悖與故科舉之法雖不合於古而生當其時遵一王之制以就君臣之義亦道之宜也或欲薄之而不就其亦過矣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謂徵發師徒以卽戎士勇士若車右之類敎以車甲
者習其射御擊剌之方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執習也技謂射御論力以力之彊弱爲高下也適四方
者謂致遠涉險御之事也贏股肱者著決拾及行滕射
之事也決者角其勝負此大司徒所教之事皆其不足
貴者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因射御而推言之見數者藝成而下以供役使者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專精其術而終於其官不使因緣進用以溷流品

出鄉不與士齒

士謂選士以上在鄉或爲族黨姻亞容與之齒出鄉則士有恆貴而技賤矣

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以其亦非鄉庠國學所升教之士也王者用人隨才器使苟有一曲之長無所棄焉而必別其流品使清濁貴賤出而朝廷入而鄉黨皆無所淆雜蓋崇德所以上賢而專於上賢斯德之所以崇也

右第二十四章　此章記王者抑技勇杜私門以重庠

學之士益以申明上賢以崇德之意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辟婢亦反

正刑者審定五刑之律例明辟者辨明當坐之法也公犯曰獄兩造曰訟刺者深入之義謂刺得其情而後加以法也三刺者一曰訊羣臣辨其理也二曰訊羣吏審其法也三曰訊萬民廣諮佐以察其情也

有旨無簡不聽

旨辭旨簡簡牘謂律例所有著於簡牘者也訟者之辭雖意可動人而考之刑書無可當坐則不聽也

附從輕赦從重

附比附也訓定人罪名一輕一重兩俱可附而既有輕之可附則不從其重也赦從重者謂當以赦而減等乃其人之所犯輕重兩可比附則附之於重而減之若從其輕則幾於免矣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斷也即安也天者情理之極則也郵與尤通過也罰鍰贖也麗當也五刑之施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不但以適於事之利害而必推諸天理人心之同然審論至極而後刑焉則刑之而不怨矣若因過失而罰則以事之利害為準苟其有害雖情理可矜而不之貰

蓋罰以鍰贖無生死折傷之慘而法因事建以立事爲期若過矜其情則人愈偷而事愈寙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論盧昆反 別必列反）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者謂刑名所加必順名義名義所當回避者雖法當其罪不得以直行名義所必正者雖或可矜全勿容寬假也意論者以己意禮驗犯者之意而知其致罪之繇也輕重之序謂首從加減之等淺深之量謂均有犯而究其惡之所成害之所貽或大

或小以分別定罪若同爲稱兵作亂而或輕狂妄動立取覆敗則不必以謀反之律坐之之類也悉其聰明以觀色察聲致其忠愛所謂求所以生之而不可得然後殺之也盡者盡其情也五刑之法死傷所繫不容不慎故先王之制斷刑者必以是爲行法之本也

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汜字劍反

汜者溢及非所與之辭此與三刺之訊羣臣羣吏異者刺訊之法訊其官聯事故相干與知聞之官吏此則博及廷臣若今下九卿科道官會議奏聞也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必二反

比合也大者律法之大綱小者問刑之條目比例也察其大則無游移之弊察其小則審細微之别兩者兼合乃定其罪案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成獄辭者謂如前法慎聽情理得而定其爰書也史掌刑名之吏也辭成於吏者蓋秦制秦人以吏為師故重也正者秦獄官名在周則士師今則大理評事之屬也棘木在王之外朝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植九棘焉三公

參聽者會正與司寇同聽之若今制朝審是也其有枉縱者則駁正之無所駁正則獄成而將即刑矣又本宥字之誤三宥者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王更令羣臣察犯者之莫有此三者否無可宥而後刑殺之也制決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作者以意作之謂五刑五罰之外別製刑具及增減罰鍰也雖所作者輕猶必誅而無赦其酷重殃民者愈可知已蓋刑以懲惡先王不得已制爲定法固有不必盡用者苟惟一時之嗔怒爲機巧苛暴而莫之禁則人操

殺人之權而害有不可勝言者後世笞杖之外別有夾棍竹篦木棒以爲有司飾怒之具更立罰穀罰木之法添盈吏之囊橐誣上行私毒徧天下其亦可哀也夫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者肖人之模也設其侀模而器之大小方圓一因之以成而不變矣獄辭一定則生死傷全於斯而決是以審法原情準理必交盡而後敢成懼其不可改也

右第三十五章　此章記刑法之制亦備不肖以紐惡之意刑之與禮相爲出入而不肖之尤非刑罰無以懲之惟一以仁恕公愼行之則紐惡卽以崇德而交相爲

用矣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析言者橫執先聖之法言據一字一句而倡爲教宗也律法也破律者壞先王立教之常法蕩閑越撿以誘人易從也析言則名爽於實破律則恣作不忌生於言而成於政異端之所以爲天下賊也凡右順左逆左道逆道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淫聲者輕損律呂過爲淸哀之音也異服制度詭異以自標致也奇技機巧非常之術奇器形模纖怪之器疑

衆謂使人驚義反疑先王之制爲不善也

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行下孟反

僞者本以竊名覬利爲心而假託於道也堅而辨則人不易測矣非者邪說詖行博以濟其辨澤美潤意以飾其堅也疑衆者令衆人疑之爲君子此鄉愿之實而行異端之教者也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假謂心爲姦利而託術以行也疑衆者使衆無定志見義不爲枉道避禍

此四誅者不以聽

以用也聽謂許其伸訴凡此四者智力足以文姦從而聽之則邪說得逞小則幸免大則反爲所戕矣異端邪說之興揆其所自皆緣名利之私而及乎人之已從則迷妄狂逞不復自知其陋而雄長乎儔伍之中非聖蔑民生心害政無所不至矣朱季友李贄之所以允即天刑而莫之恤也抑時日卜筮先王之所不廢且其說淺鄙宜若無大害者而必置之上刑將無過與乃先王之爲此者習有世業官有恆守用之有時決之以義而後世術家之言多設拘忌不顧事理之緩急尤其大者莫如擇葬地葬日之法繫立死亡破敗之名以怖庸愚卒

至露其親之骴骼爲蟲獸野燒之所殘灼抑或已葬而遷封裂白骨爇爲灰燼則其罪惡之大直不容於死然後知先王制法以過亂原刑雖重而非過也後世天子須厤不以農事功役之興輟爲重而發術士建除德貴刑厭宜不宜之猥說率天下以從覬幸規避之邪惡教之衰也有自來矣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凡謂上四誅之禁也四者之禁本以齊民不但爲之首者殺無赦雖愚民無知而誤習之疑在過失之科可從末減而無從之者則首者之邪不成故不以過誤而矜

宥之也
右第二十六章　此章記一道德以同俗之制邪說慝
則正道自明而風俗美矣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
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粥余六反下同）
金璋以金飾璋為祼器也圭璧金璋言有者先世受賜
有之子孫貧賤而粥之也宗廟之器祭器凡圭璋車服
祭器或貧者須粥則入於玉府泉府官為讎之也犧牲
不粥謂皆須自豢養不買之以充也重器利器威福所
憑粥於市則褻之矣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中如字量呂張反

用器謂農工之器及盤盂篋筥之屬中當也謂恰合也兵車兵及車也上言戎器不粥而此得粥兵者戎器甲胄戎車此則民閒所用弓矢殳矛以佩以禦者也車大車數升縷之多寡也凡八十縷爲升升之多寡不過衰多不過朝服也幅廣二尺二寸量亦度也姦色閒色亂正色染令似正色也凡此皆以一制度而利民之用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成器謂裂錦文爲帷帟剝珠玉飾器玩也不粥者以納民於儉飲食人當自炊烹之不粥者訓勤也

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中如字

五穀不時謂新穀鬱養強熟者孰與熟通凡此皆欲使長養成用而懲其暴殄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識申志反

關司關亦或謂之關尹處界上關門譏詰也本國之人衣服既使有章自遠來者或服非法之服則令改服而

入恐其導民於奇衺也異言者聲音稱謂之不同自遠來者各如其方言雖不能令改易必辨其所自來而記之則知其爲何方之人有犯則便攝捘之也

右第二十七章　此章記齊八政以防淫之制略舉其大端而其他可以類推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他蓋反惡烏路反齊側皆反下同

典司也禮者立國之大經大法簡記以簡牘記人君之言動也諱者日月星辰之眚異國所祕忌惡者水旱凶札之菑害可駭惡者也奉謂有則進聞之君令修德以

弭災也皆歲終彙聞之而王齊戒以受之蓋人主之職守禮法慎言動謹天戒猶冢宰三司百官之有歲成也一以百官受質之禮受之立敬自上而下莫敢不敬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會古外反

司會冢宰之屬掌六典以貳冢宰成者所舉行之績如今磨勘刷卷之法也冢宰之所以法百官者一歲之所行司會皆句稽其事效之舉廢籍之告於王聽殿最焉冢宰不自質而司會質者既所以尊冢宰抑以旁稽而便於糾按也受質者王受其成而質正之因以報下而行其殿最冢宰受而承之也一歲之功過王命之予奪

皆於此焉故齊戒而受示省過奉法之意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大樂正司教故從大司徒大司寇司刑兵刑用合故從大司馬市司財用故從大司空從者司徒司馬司空各以其成質於天子而三官各因以其成附之而質也三司旣各有其質而又遙領三官若今欽天監行人司遙屬禮部之類言從則三司之自以其成質於天子可知言三司齊戒受質則三官之亦齊戒而受亦可以互見矣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

百官之所司分職不一而其大綱則教也刑也用也而已故其成質於樂正司寇市三官各爲稽勘乃以升於三司而質於天子百官之務繁故以次質正而後天子聽之也此章所記與周禮多不合惟司會一官則與周禮無異若此類皆漢之博士酌三代之制而參互成之爲一王之法不必辨其孰爲夏孰爲殷周也

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勞力報反

休養也勞農者蜡而飲烝也成猶成式也歲事來歲之

事國用來歲之用也凡質成之典於歲終舉行今歲之政已登來歲之事未致故以其暇行養老勞農之事與民休息而預定來歲之政令以待施行也

右第二十八章　此章記歲終質成之制葢亦一道德齊八政之意而章末言休老勞農則以起下章養老恤孤之旨葢百官之治歲有恆考而天子躬敬於上以使莫不敬則治統一而道統亦一一歲之成又莫非八政之積一質於王則守法趨事政不亂而俗不淫矣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祥吏反

養老之禮記傳不一要卽以下文證之則國老庶老之養是已燕者一獻之禮獻酬畢坐而飲酒無算爵其義主於愛饗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其義主於敬食者以食爲主酳而不酢侑以幣其義主於惠兼而用之者合三者而損益之始以饗禮接之次以食禮養之終以燕禮樂之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鄉鄉學國小學在國中學大學也五十則可養於鄉矣六十則可養於小學矣七十則可養於大學矣鄉之養鄉大夫主之小學之養大司徒主之大學則天子之所

親養也必於學者立教之本從孝弟始也達於諸侯者諸侯養老之禮上均於天子孝爲德本無貴賤一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養老之禮雖致敬愛而獻酬繁至八十則年彌高而不當復煩其筋力故天子使人具饗食之牢鼎羞幣致於其家以養之拜君命者必再拜稽首而重煩老者之興伏故一跪而首再至地示有再拜而已抑不稽首也瞽雖備禮其拜君命亦然皆所以優之也九十則使其子弟拜受不親拜矣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糧也異粻者精疏異也宿預具也每日皆預具之不使絕肉也貳副也食輒有副以待少頃之復進也珍八珍詳見內則常者恆具之也遊偶有遊觀也膳飲從遊君子所恥惟至九十斯可矣自此以下六節皆言老者需養於其家之事惟王者躬行於上而修明其禮以敬國人抑必家給人足俾足以盡其仰事之實孟子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正此之謂不然徒修庠序養老之文而凍餒積於下亦何以為王政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謂送終之具也制者子孫爲制之歲時月各有所制先其重且難者後其輕且易者至於八十而備矣日修者須展視之繕治其末緻者也絞用幅布裂其末以收束斂衣使堅實紟單被在絞內大斂用之衾斂衾斂畢以覆尸者冒所以韜尸者在絞外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以殺韜尸而上次以質韜之而下四者所謂一日二日而可爲故不忍預制之也送終之具必於預制葢不特致愼以勿悔而觸目驚心深動其愛日之誠以盡其

孝養者自有不容苟焉者矣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況遠反

言其需養之日甚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朝直遙反

杖於鄉者飲射則杖也杖於國見士大夫而杖杖於朝者對君而杖祭義云七十杖於朝與此異者彼謂致仕者此則致仕不聽而尚立於朝者也珍美膳也天子就

問則諸侯可知已不俟朝者時或朝君不待朝禮畢而先退也告存者以君命往存問而致膳飲也秩常也謂日致膳羞以爲常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政諸盈反與羊汝反齊側皆反

力政力役之征服戎任戎事先停力征後免服戎者力征勞久戎事勞暫而兵戎爲國之大故也賓客之事謂爲使介若擯齊喪弗及者老而傳則不爲喪祭之主君有喪祭亦不執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惟衰麻爲喪衰七雷反

爵始命爲大夫親學謂入學肆習惟衰麻爲喪飲酒食
肉寢於內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國老七十以上庶老六十以上皆齒德並優者養上文
所謂燕饗食也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下庠西序
左學虞庠皆小學右西也左東也郊近郊在王城二十
五里之內四代大小學之異或東或西或國中或郊外
因時王之制其實一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

皇收冔冕皆冠名祭言冠以統衣養老言衣以統冠互文也深衣縞衣大略相同皆白布爲之裳不殊色燕衣君與羣臣燕之服與元衣皆緇衣素裳其冠則皆元冠也四代文質之異雖所尚不同而祭則盡飾以崇其先養老則雖天子而服士服不以貴臨之其義一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政與征同諸盈反下同

引年謂偁引比戶而算其長老之年齒也既行養老之

禮則因徧考國中老者年之遞增以復除其征役使得自養其老也其家謂其衆子若孫籍夫家之征者七十以下則書其年以待及期而復除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養餘亮反齊子斯反衰七雷反期居之反）

此承上引年復除而推言凡所復除之政以明恤孤獨遂不足之制與養老同者也一人謂若無子孫則其親屬收養之者諸侯以王畿言在侯國則鄰邦也將徙者有故而遷先告於鄉遂因除其三月之征閔其將去之

勞也自諸侯來從而言家者必其定志立家於此而後
復除之也期不從政以使得治其生計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
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皆有常餼 矜與鰥同古頑反少詩照反
天民天下之民也餼以廩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 句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丁管反食祠吏反
一足廢曰跛兩足痺曰躃斷折也謂脊折而偏者侏儒
短小不成形者器能也食稍食矜不成人者不忍絕之
於人理皆使執事於百工之肆隨能致功而受稍食國

語所謂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是已此二節所
謂恤孤獨以逮不足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道有三塗車轍兩旁徒行之路也男子由右者地道尙
右也左右皆以路門爲準東爲左西爲右記此者以蔵
道路之有常起下文讓行分任之意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
白者不提挈
鴈行遞而相次也不相踰並行也任所負荷也并謂己
先負任文取長者所任合而負之也分者亦謂己先負

任不能復并爲長者減半代負之也此謂遇於道而代之斑白不提挈則子弟必代之不使提挈於道也此言人君養老以致孝則民皆感發興起而老老長長之教達矣

右第二十九章　此章記養老恤孤之制盖立教之本而六禮七教之所自悖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有爵者徒行無車徒食無肉老者以安飽爲宜不特爲之子孫者當致孝以奉之而苟所得爲過於儉者以自勞困亦非所以崇天年而自安其土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祭器不假者天子之大夫及諸侯之大夫有采地者也諸侯之大夫無采地者則以漸成之未成假之可也不先造燕器以專力於祭器期必成爾燕器賓客之器不造則以所服用可知已先王爲天下制用酌奢儉之中使各修其應得所以順人情行典禮納諸無過不及之地而爲蕩平之準也

右第三十章　此章承上章養老致孝而推言之以記王者爲下制用之禮葢亦修禮明教齊政之事文雖略舉而因此準之則王制之施於下者可類推矣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里皆以田言之九百畝爲一里地形趾齬各截補如數也凡此諸數皆以開方法準之可知九十億者十萬爲億九百萬也九萬億者鉅萬爲億九萬萬也凡數有小有鉅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謂之小數十千爲萬萬萬爲億謂之鉅數萬億者別於小億之名猶言鉅億以小億計之爲九千億非謂萬其億也記此以爲建國受祿之

張本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斷都管反）

恆山在今山西渾源州南河河在南在今衛輝懷慶之閒江者濱江爲界在今湖廣荆岳閒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東河河在東在今河南歸睢閒東海海在東在今山東沂州直隸安東閒西河河在西在今山西河曲縣境流沙在今甘州衞西近不足遙有餘也不盡者謂中

國之地北有幽薊忻代南有零桂東有登萊西有酒泉不盡於上所記而以此爲率也八十萬億一萬億謂八十一萬萬也再言萬億者記鉅數之法不以十統萬億故別言之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去起呂反

方百里謂侯國也溝瀆田間水道塗經塗巷曲巷去除也此據建國之異說而言之也封建以田制國方百里之國授以提封萬井而山林澤溝城巷宮室不在算中若以地界爲率則山澤所占廣狹之殊相去倍蓰或不

逮三分之一或倍過之何以爲準且建國必因山川之形勢而非可驀山跨水以求其必方記者因世儒拘方之傳說有如此者聊爲記之質不然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當丁浪反

今謂漢文武帝時漢承六國亡秦之儆苛取於民短狹其步畝以厚斂之文帝之世羣臣請改其制而謙讓未遑惟獨除以爲惠而已至孝武之時乃反古步法而加二百四十步爲畝施及於今矣司馬溫公云周尺當今

尺五寸五分弱則八尺者宋尺四尺四寸弱適當中人之一步矣東田猶言南畝漢人名田之辭也百畝以開方積實算之百里以一方廣徑算之然此所記以其法算之而加減焉皆不合未知其解或傳寫之譌也今以開方算百畝則古田百畝當漢初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以一方廣徑之積算百里則古百里當漢初一百二十五里若以開方計百里之田則古百里之田九十億畝當漢初田一百四十億六萬二千五百畝以里法約之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井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

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
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
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六十

此言八州州方千里封國之制以開方積實法除之可
知大國三十每國去田九百萬畝其去田二萬七千萬
畝次國六十每國去田四百四十一萬畝其去田二萬
六千四百六十萬畝小國百二十每國去田二百二十
五萬畝其去田二萬七千萬畝凡二百一十國其去田
八萬零四百六十萬畝餘田九千五百四十萬畝以里

計地者實以田計封皆取足於九萬億畝之中者也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名山大澤不以封則方百里爲田六十億萬之說不立矣以閒田祿有功之侯所謂加地進律也削地者不敬之罰閒田之賦稅當其未賜則天子收之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

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公地九去田八千一百萬畝卿地二十一去田九千二
百六十一萬畝大夫地六十三去田一萬四千一百七
十五萬畝共去田三萬一千五百三十六萬畝餘田五
萬八千四百六十四萬畝則以共官御及祿士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釋第三章分地建國之制而以
算法詳之者也自第三十章以上皆王制之正文此章
以下至末則因前文名例之未悉者而爲釋之古之著
書者具有此體前爲經而後爲傳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

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食祥吏反諸侯侯國也每食一人給粟三十六斛其授田者每食九人而當公田百畝則授以一井之地以其公田爲祿入也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食百四十四人

右第三十二章　釋第一章侯國授祿之制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

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下監字古銜反爲于僞反朝直遥反三監之祿薄於內大夫者重內而抑外也其爵尊於內大夫者重王命也湯沐謂爲次舍治儀容也視元士者如附庸方三十里爲田八十一萬畝

右第三十三章　釋第三章第四章之制而詳其祿賜之等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

世子元子之誓於天子者大夫謂天子之大夫也使者授以職而爲士爵乃進爲大夫德者立身制行之善功

者嘗官任職之績此通大夫士之子而公選之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謂諸侯之嗣子初卽位者賜爵者朝於天子而後命之
視元士謂車服禮秩之等君其國者主祭祀臨臣民也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內諸侯祿也諸侯之大夫不得視之
右第三十四章　釋第六章內外嗣祿之異制而推廣
言之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古亂反
鄉有飮有射而通爲一者射亦必燕也六者天子達於

士庶之禮故司徒設之以教士而節民性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長丁丈反

七者性所具知具能而以爲教者蓋修率性之道而即教也

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者四民之策異別者男女之防度以知長短量以計多少數以記分合制者宮室車器質文尊卑之則也八者皆有畫一之制所謂齊之以防淫也

右第三十五章　此章因第二十二章有其目而未詳

故列言之以釋之此篇之義以前七章爲立教之統宗第二十二章爲立教之綱領故記者詳爲釋之以附其後而此篇之旨趣要歸亦可因是而見矣

禮記章句卷五終